

23.12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3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11-204/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一、解放后南溪县淘金概况	郭占绪	(1)
二、回忆张树林师傅	潘叔君	(8)
三、蔗糖的土法生产	陈伯渊	(13)
四、南溪和建商号的经营概况	吴蜀鑫	(21)
五、南溪县李庄镇电力供给合作社	张叔明 江绪恢	(24)
六、与徐悲鸿、张大千谈包弼臣书画艺术	熊金芳	(28)
七、包弼臣生平简介	包党文	(38)
八、忆母校——南溪县立高等小学堂	雪 翌	(50)
九、钟致和先生二、三事	张甫仁 赵九亨	
	刘集龙 李蜀堂	(54)
十、钟致和先生事略	刘济川	(59)
十一、钟举人末届开班授课	叶清谷	(66)
十二、关于“南溪县地方干部训练班”情况的回忆	陈家驹	(70)
十三、解放初期征粮剿匪梗概	周铭盛	(75)
十四、土改时南溪县城乡联络委员会的工作概况	刘绍儒	(80)
十五、征粮剿匪时期留宾乡工作概况	包楷文	(83)

十六、对南溪县训所的片断回忆	赵云翱	(93)
十七、二十一、二十四两军混战在南溪点滴	陈克昌	(96) ✓
十八、解放初省立李庄师范遭土匪洗劫前后	陈子轩	(101)
十九、大观镇歼匪记	文史办	(106)
二十、南溪城区三次兜米事件	曾一初	(110)
二十一、牟亨铺兜米事件	唐绍荣	(113)
二十二、蟠龙乡兜米事件	彭辉如	(114)
二十三、宜宾贫民在英国轮船上兜米	郑海东	(115)

解放后南溪县淘金概况

郭赞绪遗稿

一、淘金历史概况

南溪县地处金沙江与岷江汇合下流的第一个县。自县属志城乡的三江碛到桂溪乡的牛巷口、裴石乡的瀛洲阁，均有淘金的历史过程。上游的金沙江和岷江沿岸的金矿，经洪水冲刷，散金夹杂于河沙中随水下流，沉淀在河沙与卵石中。一般土法淘金，采用木制摇船。解放前南溪近代曾三次淘金，如省府建设厅科长刘丹梧，曾来办过淘金，大批雇用工人，用几百支船子，在东门外武侯祠设办事机构，进行火炼沙金，收购“官金”。解放初期，在祠前还留下一块刻上采金规定条文的石碑。碑上还规定，保障淘金工人安全生产。人们回忆，在当时拉壮丁都不敢抓淘金工人。解放前的淘金，时办时停，其产量更无资料可考。

二、解放后的淘金情况

农民是淘金的主力军。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受集体生产制所限，不准社员随意出外淘金，对自由淘金者，要作为搞

资本主义，受到批判。这就使淘金事业不易发展起来。每年只有一、二支船子，由生产队长带领去干。有的年度，沙金产量还是空白。工业局曾经勘探县境内沿河的沙金资源，花了本钱制作摇船，支援无工具的村组，并摸索淘金生产体制，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那几年农业银行还派了一位干部到主管局去常年抓生产，这样就出现了淘金事业的新局面，逐渐的由两三支摇船发展到三十九支，其产量按年度分列如下：

年 度	年产量(单位: 两)	交行件数	生产体制	从外地采 回数量
1976	7.66	14	集体	
1977	34.49	87	集体	
1978	81.81	260	集体	到屏山产 量占30两
1979	47.02	141	集体	
1980	64.44	232	集体	
1981	85.13	322	个体	到外县市 30两 宜宾14.97两
备 注	产量单位系十六两为一斤。			

这六年南溪县沙金产量，在宜宾地区工业局统计表上，名列第二，当时地区新编七个县市，我县仅次于合江县。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政府号召淘金，农民淘金被允许属合法事业，买卖黄金不难了。从省冶金局、地区工业局两级黄金公司、南溪县委、县府、计委、财贸部等大力支持，工业局

与农业银行配合抓生产，同时银行负责收购，其他物资部门也配合较好，这是主要方面。

其次，南溪县搞了适合当时情况的经济措施：农民每交售沙金一两，除金价二百六十二元五角外，财贸部决定，根据省通知坚持按规定奖售化肥一百斤，布票五市尺，贸易粮一百斤，这项粮是统发为大米，减少农民在淘沙金时还要磨麦子或包谷的麻烦，当时我县还决定，另外奖售白酒五斤，后又改为十五斤和猪肉十五斤。并连同金价付款时，便代付交沙金的奖金十五元，同时在对布票、粮食、化肥、白酒、猪肉等的供给减少了审批手续。银行收购黄金的时间不受限制，随到随收，星期天和下班后也不例外。银行在淘金旺季还到产地三江碛的对岸李庄镇设收购点。这些作法深得农民的欢迎，还在验金技术上给农民讲解，使其掌握技术。同时农民可以自己过称，鉴定成色也让农民看，并取消交售沙金要证明等手续，因而农民很满意。我县的作法曾在省黄金会上列为四川少见的先进方法，加以推广。

三、淘金的兴衰

南溪河床有金可淘，并打破了解放后轮船太多、水浪大、沙金呆不住的说法，但是究竟南溪县境内有多少产量？应该采取那种体制才能适应生产发展呢？众说纷云。如曾有人秘密向县委报告说：“志城乡三江碛沿岸有沙金几十吨”，

求得了省冶金局小型淘金机械化配备，贷款十四万元，社队企业局另外补助机械开采的五千元还在外。后来实践证明，每一个劳动日的淘金，只值七角四分，被省里发觉，亲自来现场责令停产，最后由中央冶金部归还贷款了结。

由于有的人始终坚持集体淘金，这样，农民在寒冬暑夏的情况下淘金，所挣得的收入，一个劳动日只得三、五角钱，个别产量高的也有超过六角的，但凡超过了六角钱的就归集体所有，谁也不敢单干，怕被当着资本主义来批判。一九七八年集体生产的产量是八十一两八钱，是解放以来南溪县的最高年产量，但当时的补助费也归于生产队和大队与公社的集体所有，辛勤的农民并无多大实惠。登高乡的农民张玉良说：“淘金只进工分，有时连工分钱都不够”！

个体劳动，可以由四、五人结合，自负盈亏，但是谁也不敢改变集体生产制，怕担风险。现实的情况是，再搞集体生产，很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银行接触过一些淘金的人，总有怨气，随即打破了省里的规定，不凭证明见货就收，并逐步改变了生产体制，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九八一年产量为八十五两一钱三分，每两奖金一十五元，一共付出了一千二百元，农民也得到实惠，因而农民外出到宜宾市、县、犍为、屏山等地淘金，都拿回南溪交售，使我们南溪银行的收购量增加。但因当时的金价每两只二百六十二元五角，一个月一支摇船搞到一两就不容易了。在那年高潮期间只出现过两次，也只有两个船子，只占到当时三十九支中的两支。这都是幸运的事。一支船子四、五人平均分配，每人收入不到六十元。即按现在一两七百元计，月产一两，四、五人平均，每人才一百四十元。且高产并非常年常月的事，农民又

怕“邀毛子”(注①)而且还要付出高额的地租。一个船子有的要收几元钱一天的地坝费,有的是收几百元的包干费。还有块地在河床中央,包乾地坝费高到两千元。有的淘金点离河岸庄稼地两三百公尺,既无保坎也无防护堤的,反正不准淘金,对淘金者要打烂淘金摇船的。沙金产量好歹与打盆试探选点的技术条件高与不高和一个摇船同伙的人团不团结很有关系。付出高昂的地坝费收获如何决无定数,所以民间淘金也确实苦。正如解放前有一首民歌所述:“淘金日食升把米,酒肉两三斤,夜间喂蚊虫,穿的是襟襟,吃的生和冷,住的茅草棚,弄到了才笑嘻嘻,背时不淘金”!如桂溪乡第五保(今机耕村)一个农民,淘金一月,体重减轻了十四斤,他便不再淘金了。所以在旧社会的淘金业,总是发展不起来。地区黄金会议在泸县召开,不仅没有追查个体淘金,而且还肯定南溪县淘金搞得好,个体淘金没有错。这时才有人说:“我胆子大了,不怕犯错误了”。不久前中央农业部、冶金部和总行联合文件指示,淘金应以个体生产方式为主,过去把社员个人的副业淘金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是错误的。淘金应该有一定的奖励待遇,而今金价每两提为九百元,四五人平分,每人有一百八十元到二百二十五元,每人的年产值可达二千多元,并非暴发户,党的政策允许部份农民先富起来,凭劳动凭技术挣钱,正是应该鼓励的。

其次,还要有一个稳定性的鼓励政策,原来南溪县在发展淘金事业的初期,金价每两才二百六十二元五角,国内价格比香港市场金价要低两倍。当时据登高乡自由村的一个老农民反应:“过去淘金斗米‘分金’,石米‘钱金’,十石米‘两金’现在工分钱都不够了”!从那次交金后他就下马不

淘金了。这说明当时金价上的不合适。按照老农民的说法，十石米一两黄金，以十斤米的牌价一元三角八分计算，一两黄金应值六百九十元，按上米一斤一角四分二计算，应为七百一十元，如按议价米计，可值九百元一两（另付发展基金每两一百元），这样在多次研究之后，最后在今年才提高了金价，每两九百元，接近于香港市场的国际黄金价格了。

这几年在淘金事业的开展中，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一些：

实践证明，南溪沿江河岸确实有金可淘，但因系沙金不是矿山金，只能采取社员个人创业生产的方式，在未经科学勘探查明大面积资源的情况下，不宜搞机械化生产，同时南溪境内洪水冲积区沙金呆得住的地方，从历年情况看来还是志城乡的三江碛、桂溪乡的牛巷口、裴石乡的瀛洲阁，也或是零星分散的资源，采用个体生产方式、自负盈亏、多劳多得比搞集体生产好得多。南溪县连续六年淘金产量总和是三百二十两五钱，平均产量五十三两四钱，在总产量中，还有志城乡农民到屏山去搞集体化生产所产的三十两，以及在个体劳动以后，外出淘金，因有经济优惠条件才拿回来交售的有四十四两九钱，为此实际年产量只有四十两零九钱。而今志城乡已划到宜宾市，原来全县共有淘金船子三十九支，现在南溪县只剩八支船子，即志城乡原是三十支，余下的只有江南乡红林村一支，桂溪乡机耕村一支，裴石乡前进村三支，登高乡三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外出找钱（注②）的人多了，淘金的人少了，故仍有人说：“背时不淘金！做生意比淘金稳当些！”在前六年的连续淘金中，只淘了几成皮面金，深挖的少；开掘开行的少。为什么呢？因为投资

大，收效少，搞得不好就白干。登高乡自由村的农民有两支船子在野猫溪淘金，因金价九百元一两，感到很高兴。总的
是淘金事业，今后将继续上马、稳步前进，为国家多产黄金，多挣外汇，有利于四化建设。

一九八六年元月七日

附注：①“邀毛子”是指淘金收获少时，

只搞到毫毛金子，甚至白搞。

②指出外做工、经商找钱致富。

回忆张树林师傅

潘叔君

我县在五十年代初期，工业生产皆以手工操作为主，当时县里只有土面机轧花机等半机械的机器设备，还没有车床、刨床、钻床、磨床、铣床、镗床、等机械，在这种条件下亦出现过心灵手巧的工匠，我的师傅张树林即是这样的能工巧匠。

张树林老师是我县机械技术上的先导者。他车是有名的炮匠（造枪工），能制作武器弹药。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也能用手工操作以代煅、锉、铲、镗、磨等机械加工，把钢材锻成各种坯件，将坯件做成枪的各种零件，经过淬火、发蓝后，组装成适用的枪支。

一九五八年我县新办综合电机厂（现在南山厂所在地），当时一切设备都没有，从机器安装、试车到正常运转，都要靠了解机器性能和安装、使用、维修等技能的老师傅。在重庆长江电工厂技术人员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安装、修理全由张树林老师担任，他能把机械修配件的使用维修达到合格，符合要求。其具体事例如下：

综合电机厂的车床牙箱齿轮打烂了，当时缺乏设备，无法解决。厂领导找到他，他用综合修理法（即铆、压、铜焊

修磨法)恢复了原有尺寸,投入正常使用。

厂里车床,丝杆光杆的通键槽坏了,需要更换。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他用打工(锻工)解决了1——2米长的通键槽,达到合格,投入正常使用。

一九五八年,宜宾汽车运输公司,有一汽车地轴方向节头的18槽花键坏了,当时找了好多地方都无法修理,要换新件,那时候买不到。如修不起,就只好停车,损失就更大了。经过探访得知,南溪电机厂的张炮匠手艺高超,可以解决。他们来到厂里;经过座谈,厂部请张老师帮忙解危,他从头到尾精心操作,通过一昼夜的苦战,终于修配合格,使汽车正常行驶。用手工代替铣床、刨床、分度头等机械设备,张老师用双手万能解决道道难关,从此轰动了全厂,都称赞张师傅技术高超。

综合电机厂生产电机。建厂之初,由城关镇铁器社、木器社抽调一些精干技工;以后才从重庆长江电工厂调一部份工人和设备上来。生产电动机模具为先,必需冲铣钢片,将钢片叠压为定子、转子,每块钢片是36或48个槽子,开始时无铣、磨、刨床设备,他以勤劳的双手造成了第一套模具投入试用,此后逐步增添了设备,才代替了手工操作。另外张师傅在冲床上自己改制一套分齿盘,在当时没有分度头和铣床的情况下,做模具和分齿盘是比较困难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南山机器厂迁来南溪时,开初安装机器需要一块2米长45斜度的镶条,当时县里没有大刨床,无法解决,后来找到农机修配站(张家祠),在张树林师傅的指导下,我们以半机械半手工相结合的方法,造成合格的镶条,使南山机器厂的机器安装顺利进行。

一九六六年航运社找县农机站共同试制一艘机动船,当

时缺乏离合器，又买不到，如无此件，机动船便不能安装，即不能试航，结果在张树林老师的指导下，全盘机械，即三爪离合器、航机齿轮、8槽120毫米长内外花键等全套连接机构，都是张师傅指导我们做的。机动车的车叶（推进器）也是我们用手工炉锻、焊接而成，并将所有部件组装成套，终于完成了南溪第一个40马力的机动船在长江行驶，为南溪造船事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以后相继造出了南航一号，南航六号客轮，随后才建立造船厂。

张树林师傅培养学徒注重礼貌道德教育。张师傅说，在旧社会里，师傅对待学徒，往往是一叨二骂三是打，有的招学徒，首先在师傅家里做半年至一年苦工才能摸工具，现在你们到单位就是工人，在工作中根据各人情况加以培养，要知道在旧社会有句俗话：“未曾学艺先学礼”，希望大家要多学点职业道德，为人要诚恳，凡是虚假的人，手艺是难于学好的，我这一生教的学徒有五六十人，学得好点的只有四五人，其余多是半途而废。要学到工夫，首先要吃得苦，不怕麻烦，不怕失败和挫折，对工作要细致，不能粗枝大叶，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学习要深入，才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还说，我们对同行业及各行业有关同志，都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否则就不会把技术学好，在跑滩打烂账时也好找到饭吃。过去帮工的人，四面八方都有，各有所长，绝不能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否则就容易碰钉子，甚至被淘汰。张师傅在旧社会经历很丰富，也落过难，他走过很多地方，把亲身体会到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对我们做到了言传身教，我一直铭记在心。

张树林师傅在一九七二年逝世，那时他已满七十一岁。

了。他的生平经历，我在同他的接触中听到了一些。张老师十四岁到宜宾给帕铺学徒，学了半年都是做家务劳动，服侍他老师一家老小，整天忙于家务，没有上给帕机实习过，更谈不上学技术。像这样即使学满了三年也学不到什么手艺。兼之他老师又保守，所以只好请假回家，另谋生路。回到南溪长兴乡后，找老表陈铁匠（又是枪匠），要求跟他学手艺，开始时老表还比较客气，逐渐的他老表在工作中就执老师的法了，同样是一叨二骂三是打。他为了摆脱老师的打骂，便用心学习，在学过一年后，他曾向师傅提出过一些疑难问题，师傅解答不了，只好跟着师傅做。在两年的精心学习后，觉得要有前途必向外找高明师傅，才能学到好技术。他劝他的师傅一同外出，但师傅胆小，不想离乡别境，他便一人出走了。先后到过江西、湖北汉阳兵工厂、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等省，学会多种造枪技术。他能够用钢铁制造工具，自己锻坯，将钢铁做成枪支。对造枪工艺，一般比较熟习，同时还能配药装子弹。他奔走社会几十年，直到解放才回家。他家住长兴乡水口村，家里只有一个老婆没有儿女，他在农村过不惯，随即进城搞修配工作，他既能修枪又能修配一般机械，他住在伞匠街公安局对门，公安局局长柏高魁和涂克生、一区区长马宪民都先后找他修好了手枪，他说，你们打土匪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已够辛苦了，我不能要钱。别人请他把轧棉花的机器和缝纫机也修好了，当时城里的技工贾少卿嫉妒他，他说“他有技术别人会找他，各做各的手艺”，他从不和别人争高低。1958年，南溪综合电机厂建立后，聘请他去工作，1961年他退休后，县农

机站请他作技术指导，他在农机站和综合电机厂，培养了一批批的学徒。他诲人不倦，学徒们忘不了他的耐心教诲，学到一些技术。张师傅如果还在，我们还要向他继续求教，多学得一些本领，更好地为四化作贡献。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蔗糖的土法生产

陈伯渊口述

我的老家住桂溪乡楼房头，现在的金鸡村四组，世代务农，历来都兼搞榨糖业务，现将我家糖坊的生产情况，忆述如下。

一、

解放前，南溪是产糖区，以附城的桂溪、卓鸣、裴石、复兴（今城郊乡）登高、罗龙以及李庄附近乡区为主。因其土质多是肥沃的沙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适宜甘蔗生产。种植面积县城附近大于李庄附近，桂溪乡更为广产。每年冬天搞糖季节，糖房林立。在我儿时，从大柏树到牛巷口的七里以内地方，就有四家糖房。大柏树有陈锡三，贞溪桥有张五元兴，楼房头陈敬卿（我的父亲），牛巷子有刘少五。他们大多数时间是骑年“双搞”，即从上年阴历十月至次年正月或二月中旬，昼夜不停的搞蔗熬糖。当时我家种的甘蔗是“阳县秆”，产量高，汁多，茎中纤维松软。当时的糖房都是私营，自备厂房器械和锅灶。有的是祖辈遗业，分归那房继承，其他各房投资，下搞以后，要按利润分成，或每搞一年，固定分利润若干，作为设备租金。我家世代经营蔗糖业，因厂房设备是祖辈遗业，我们一脉的其他房份，每年下